

原来以为

毛 尖

类似:小青,一寸相思一寸灰。刚开始,我是拒绝的,我跟他们解释,下面落款我名字,不是变成我相思小青吗?但读者有时很执拗:没关系,你就这样写。

几个来回,我也就从了,落款地方跟一句,某某囑写。写完,我抬头看看这个朴实的男人,一米七的个子,一点点岁月风霜,但还没有打败他的理想,我一下觉得自己太世故。如果能在他和小青的故事中,扮演一个积极的力量,又何乐而不为?

如此,后来遇到我写相思句的,我基本不拒绝。仿佛自己变成了从前街头巷尾的写信人,一,寸,相,思,一,寸,灰,我每个字都认真写,一边想着,在他们身上,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,需要借一个书名去传达。七年过去了,我记不清有多少读者让我写过这句话,倒也暗暗高兴过,这本书生长出了一些其他功能。是不是会在某个夏日黄昏,一个羞怯的女孩向一个羞怯的男孩送出一本《一寸灰》,然后,就有然后了。

这样,草鹭说希望再版《一寸灰》,我也就答应了。不光草鹭的二版设计有一键三连的说服力,还因为,时间流逝,我多出一个愿望,也许未来会让我遇到一个读者,她来告诉我《一寸灰》的故事。那么,一个作者或者说一本书,就不虚此行了。人生海海,大地上的事情,谁又说得准呢。

上学时候,曾有老师提问“书籍的力量”,我的同桌是传统意义上的差生,他插科打诨说,书籍的力量他深有感受,犯小错误的时候,他爹用薄的政治书打他,犯大错误,就用厚的语文书打。那天的课就上不下去,大家各种旁逸斜出,但那堂课我们都记住了。生命的意义在离题吧。翻过岁月的篱笆,我的同桌后来成了特别厉害的物理学家,重量和角度的意义,应该就是纯粹物理意义的语文书给他启的蒙,或者,这也算是文科的意义?

而关于一本书能走多远,我也有一个物理经验可以分享。我们读大学的时候,还不知道“卷”这个字,大家拿着书在教室通宵厮混,主要为了把荷尔蒙挥洒掉,所以打架是常有的事。有一次,一个高大的男生挥拳打一个矮小的男生时,教室最后一排飞出一本书,直接砸在高壮男的脑袋上,及时挽救了矮瘦男。我们齐齐看向最后一排,那个貌不惊人的男孩在全体同学的注视下,变成周润发,这本书,被第一排的女孩捡起来交到他手中时,爆发了集体的掌声。

还需要打开一本书吗?春雨夏蝉,世界轰隆又缠绵,我们曾经像爱祖国一样地爱一个人,我们原来以为爱情可以无边无际,但时间的刀斧手其实早就埋伏四周,在你画下的水墨未来中,一滴墨飘过,沧海巫山,从此再难翻越。一寸相思一寸灰。这个时候,可以翻开书了,李白这么牛的人,也有怅望凉风前的时刻,你李商隐上身,你聂鲁达上身,你里尔克上身,那一寸灰,让你理解,我们最终要面对的,就是自己。而我,突然也如醍醐灌顶,小青,也许就是这个读者自己的名字,他不过是需要一些外力来加持自己,说服自己,鼓舞自己。

那么,此书,就献给无数受过伤又欢笑着的小青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奚学瑶学兄供职秦皇岛市文联,策划过一次别致的大型文学活动,名曰“文学夏令营”。坐地北戴河,历时半月之久。请来名家二十余位,各地入营者二百来人。“夏令营”的文学活动既有别于通常的讲座,更不似惯见的学术会议。上午听演讲,下午泡海水,晚间自行活动,既学术又休闲。三十多年过去了,当年一聚北戴河的老和少,多位已经作古,年轻的如今则垂垂老矣。那段人生中短暂而美好的日子,当是他们记忆长河里的缓缓暖流。从中溅出的一簇水珠,虽细小,倒也晶莹,记下三言两语,聊作晚年慰藉。

乐黛云

住所走廊上两人正议论:一位说,“试婚,中国行不通!”另一位引申,“她的家庭不和谐?”议论起于上午一场演讲,乐黛云介绍了国外倡导试婚制,未予褒贬。我没去听讲,不知正研究比较文学的乐老师是如何说它的。知道的是,她与先生数十年伉俪情深,自诩为未名湖畔一对小鸟。才女与学界新秀恋爱,婚后各有过辉煌和坎坷。乐黛云二十岁出头即赴欧洲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;还是二十多岁,又突然被划成“右派分子”,一人另册二十余载。夫妇俩所攻专业不同,一哲学,一文学。性格差异亦大,一温和,一爽朗。终生相濡以沫,相互激励,乃学界仰慕的眷属。我不习惯与陌生人交谈,未给议论的二位释疑。

汤一介

乐老师的先生汤一介同是夏令营嘉宾。大家每日下海游泳嬉闹,不识水性如我,也忍不住下去泡泡海水。好在海水浮力足以托起一个人,随便躺在水面,和躺在草坪上几乎

无异。汤先生来过几回,却没有下海。我问他缘故,他说,在美国有个巫师告诫过,若夫人不在,千万别下水。以为他说笑话,可一脸认真的神情。那几天乐老师大概在忙自己的事,果然不见海水里有汤

北戴河细水珠

——文学夏令营的名家们

陈老萌

先生。他研究哲学,竟也信巫?还是幽默?

严家炎

严家炎先生与汤先生性格相近,且更拘谨认真。有个说法,他要求学生之严格正如他的名字,严上加严(家炎)。夏令营结尾的一两天,晚间有个海边联欢。白天严先生冒着烈日买了条泳裤。同行的女老师诧异,马上都要

离开了,买什么泳裤呀。他解释,十多天一直没有下海,熟悉的年轻人怂恿他,今晚再不下水,就推你下去!晚上严老师穿了泳裤罩了西裤,距海水不远不近徘徊,略带一丝忐忑。晚会很热闹,年轻人早忘却了怂



(中国画) 俞伟实

忆周明老师

苏岚烟

9月17日,夜风习习,还飘来几滴小雨,一丝凉意袭来,唯恐雨下大,我急急回到住处。

打开手机,翻看朋友圈,看到中国散文学会周振华老师转发红孩的文章《一个活成菩萨的人走了》,竟是我尊敬的散文大家周明老师16日晚上仙逝了。老人去年刚过了90岁生日。这夜的小雨,仿佛我的泪滴,也是凉凉的,滴到我的心里。

我忽然想起2019年的秋季我和周明老师在唐山一块儿度过的那几天。当时老人还是很健朗的,脸上一直挂着慈祥的微笑。

我找出珍存的我和周明老师唯一的那张合影。记得拍照时他挨着我那么近,左手紧紧攥住我的手,那手是热乎乎的,一直暖到我心里。他笑得那么灿烂开心。

那几天,他和我聊人生,谈他年轻时的经历,说他的旧事、趣事,说话总是不紧不慢,绵绵絮絮,还鼓励我大胆创作,一路上谈笑风生,我受益多多。

不承想他已经去了天国,愿他安好!而我的心里会一直惦念着他。

惠。大家尽兴,严老师未必尽兴,始终记挂着一句,“就推你下去”。

陈素琰

谢冕夫人陈素琰和丈夫同窗,毕业时谢留校任教,陈随王瑶导师读研,后到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女性创作。陈老师,文静、苗条,年近花甲依旧是典型的苏浙姑娘身姿。海边晚会主持人指名陈老师来做个节目,谢冕即刻挡驾:“她什么也不会!”话音刚落,陈老师猛地起身,出人意料地扭了几下,婀娜,曼妙。正爆出热烈掌声时,她大扭了一下,戛然止住,逃回暗处。素来温良的贤惠陈老师,此举或只为给谢先生一个措手不及的反驳。

叶廷芳

叶廷芳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,兼擅研究和翻译,最先引入卡夫卡。他寡言少语,十多天几乎没听到一句话,却又隐隐感到他的时时存在。莫不是他习惯了德语的思维和言语,不屑我们的德文盲、德语盲?然而没来由地,我又觉得他一定谦和。听说他歌唱得好,大概是美声嗓子吧。



到北极,看冰山,看冰川和天然冰雕,惊艳无比;在极地,看芳草,看花卉和树木,感慨不已;在新奥勒松,打卡中国北极黄河站,钦佩之情油然而生!

今年7月29日下午,我们登上斯瓦尔巴群岛的新奥勒松。导游介绍说,新奥勒松是极寒之地,位于北纬78度左右,妥妥的北极圈里。在新奥勒松的中心地带,矗立着著名挪威探险家阿蒙森的半身雕像。他在1928年参与与北极的一次搜救行动时不幸牺牲。大家听得入神,突然有人问:“阿蒙森离世之后,人们对人类文明的探险活动停止了吗?”“没有。”导游笑着说,“非但没有停止,而是越来越频繁,探险队伍也越来越壮大。尤其是对北极的探险更是越来越重视。”

1920年,欧美14国签署了《斯瓦尔巴条约》,规定该岛主权归挪威,但缔约国可以在该岛开展科学考察等活动。1925年,缔约国扩大到51个,中国政府也派代表去签了字,成为缔约国。但是,很长一段时间,中国在该岛没有科考活动。

“直到1991年秋,”导游介绍说,“中国探险家高登义在参加挪威、苏联、冰岛四国科学家联合北极综合考察活动时,从一本英文版《北极指南》中,看到了中国是《斯瓦尔巴条约》1925年的签约国。他非常高兴。回国后,他向有关部门汇报了此事。中科院很重视,并在中科院‘九五’重大项目中增加了一个课题——《北极斯瓦尔巴群岛科学建站调查研究》。”

2004年7月28日,我国在新奥勒松建立了第一座科考站,命名为“中国北极黄河站”,与挪威、德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意大利、日本、韩国的科考站成为邻居。

说话间,我们走到了中国北极黄河站门口。这幢两层小楼的大门两侧各安放着一头石狮子,威武雄壮,一看便知是中国科考站。我趋步向前,看到大门左上方钉有一块浅灰色的方形铭牌,上面写着“中国北极黄河站”七个红字,分外醒目!

有人问导游,黄河站一共住有多少科考队员?“十八位。”导游答。又有人问:“科考队员都在这间房子里搞科研吗?”导游笑道:“是的。他们平时也生活在这里。他们的一些科研设备都安置在岛上或北冰洋边。”“他们主要研究什么课题呢?”又有人提问。导游回答:“主要研究极光观测、空间物理、生态与气候变化,以及污染物联合调查等。”

此时,我轻轻说了一句:“这些科学家和科考队员舍小家,为大家,甘冒风险,不怕牺牲,真是了不起!”“所以,我们要向他们致敬!”有人应声道,随后大家自觉地在黄河站门前的台阶上站成几排,高声呼喊:“黄河站,我们来啦!”

从圣马丁大街出来,我们来到市中心码头的旅游服务点,这里建有一幢幢精巧、画着各种网红景点的小亭,尤其是那座如画屏般的“世界尽头”的标志,吸引了不少驴友留影。而在不远处冰蓝色海面上停泊着的邮轮,承载着对“世界尽头”的畅想即将驶向南极。码头对面是古朴端庄的省政府大楼,花园内开满了亮丽的鲁冰花,把街区点缀得飞红流翠。

“世界尽头”乌斯怀亚

王琪森

第二天上午,在灿烂的霞光中,我们在比

格尔海峡乘坐游轮开启了寻访“世界尽头”的灯塔之旅。浩瀚的海面上,一座座礁石在海浪千万年的冲击下,呈现出不同造型的雕塑之美,有的如大象饮水,有的如海鸟喂食,有的如猴子观海等,令人目不暇接。随着一阵惊呼,大家把目光投向了前方小岛上那座高高的圆锥形灯塔,这就是名闻遐迩的“世界尽头”灯塔。电影《春光乍泄》将故事的高潮结尾和人物的情感归宿都放在了这里,即主角将迷惘与孤独、失落与痛苦都留存于灯塔,而他则返身让一切重新开始,在心中点燃了希望的灯塔。

下午,我们乘大巴前往世界上最南端的火地岛国家公园,峡湾的浪花相吻着曲线优美的海岸,公园基本上处于原始状态。而这里最大的亮点,就是那座用集装箱改建的小铁皮屋,以前,游客可以在此将盖上“世界尽头的邮局”明信片寄往世界各地。如今,邮局与公园发生纠纷关闭了,但并不影响我们打卡放风心情,依然可以把思念与祈愿寄给故乡和亲友,也包括自己。



夜光杯

几年前,马路对面新栽了两排行道树,看起来有些特别,叶片四季常绿,淡淡白,香气沁脾。去年初秋,第一次在枝头长出墨绿的果实,数量不少,走近才发现,是柚子树。在上海,用柚子树做行道树不多见,匠心成就独特风景。暮秋,每当夕阳斜照,两排树上随微风摇曳着金黄的柚子,犹如被岁月浸染,散发出质朴、厚重之美。

“这个秋天,在柚子飘香的校园,见故旧聊往事,往事并不如烟,岁月好似滤镜,许多过往日渐淡忘,有些记忆却始终清晰。”这段话出自文友蒋近朱老师的新书《旅途有风》里的篇章。秋风起兮,大雁南归。人生入秋,尽是丰收。蒋老师在一篇随笔中写道,“《旅途有风》,是我赠予自己的70岁礼物,也是我送给亲朋好友、送给这个世界的礼物。不定哪天,这个世界没有了我,或许,我的文字还在,还能继续留在时光里。”单纯的想法、朴素的文字,用我手写我心,写下来就是胜利。

倚窗翻读《旅途有风》,有秋风的爽气,有岁月的凛冽,有旅行的欢愉,更有人间的温暖。蒋老师的经历也简单,四年插队,四年大学,三十年教师生涯。她低调、朴素、不张扬、不显摆、不刻意。她的外公金杏荪是上海松江著名饭店草庐酒家的创建者,彼时,书画家白蕉、朱孔扬、陆维钊、程十发等都是店里的常客,饭店也曾接待过宋美龄等名流。她父母从前是金融系统的高管,家

底殷实。舅舅金坚范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、《文艺报》总编辑。优渥的成长环境、良好的家风塑造了她的人生底气,也成就了她的简单、纯粹。

和写作一样,旅行也是蒋老师的爱好。积累了20多年的文字,有她游历美国、土耳其、尼泊尔、希腊、南非、德国、瑞士、埃及、新西兰等地的见闻,也有对西藏、北京、庐山、贵州、新疆等祖

国大好河山的抒怀、美景、美食,加上美文,文字用心,思考深邃。她的游记里,常常有名家笔下的场景,有电影电视剧里的情节,有古诗词里的意境,这种看似信手拈来的联想、引用,一方面是她作为语文老师的扎实功底和对名家名篇的熟稔,另一方面是她有着发现美的眼睛和异于常人的领悟力。她的文字读来真实、真切。

人生就是一场旅途。人在旅途,见景、见人、见自己。出发时如春天的麦苗青葱懵懂,时至暮秋,便褪尽了锋芒和浮躁,沉稳、从容犹如成熟的麦穗。

敬佩蒋老师,人生暮秋,用文字交出一份写满人生足迹、人生回忆、人生感悟的厚重的《旅途有风》。

祝福蒋老师,人生暮秋,再出发。下一站,依然可以遇见更美的自己。

十日谈

书香伴秋韵

责编:郭 影

我的人生也已经到了秋天。无论之前成长得多么缓慢,到了五十岁,就该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了。